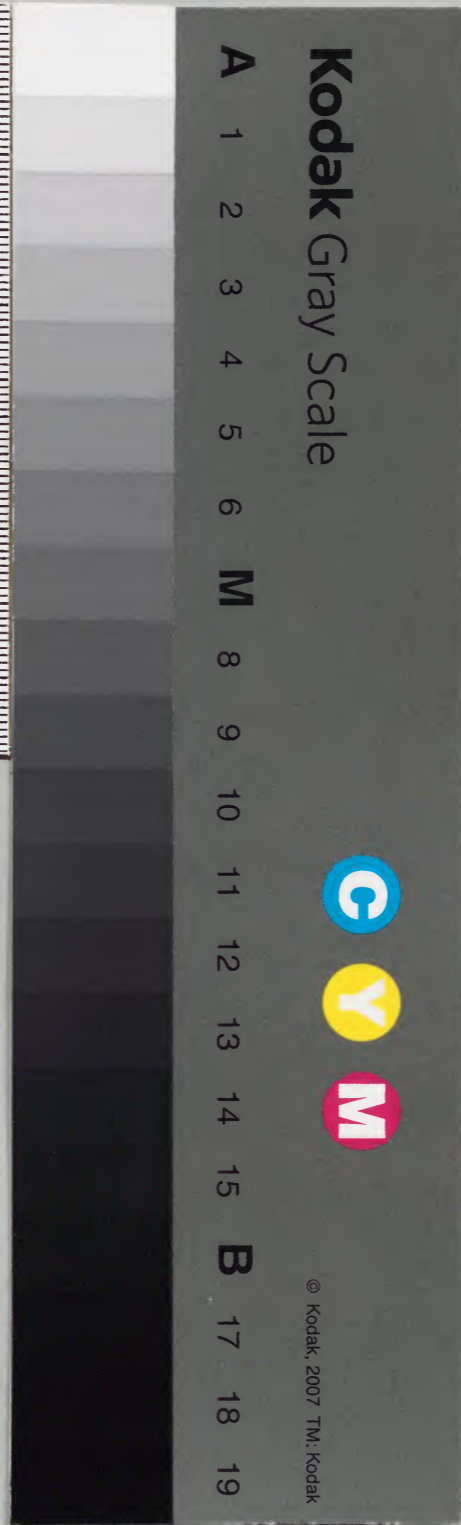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三	一	一
二	二	〇	〇
一	一	〇	六

内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書	一	二	一
九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21	
冊數	6 ( 2 )		
函號	286	128	

雜史一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戰國策卷二

淺華文庫

宋縉雲鮑 彪裁注

明武林鍾人傑重校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  
 也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  
 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邲  
 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  
 周公所管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  
 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  
 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  
 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  
 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  
 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

不贊曰周  
 之無王久  
 矣此東西  
 周君耳非  
 周王也周  
 王文已奇  
 食于東西  
 周矣

國策

卷二

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西周為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為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

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也娶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瞽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賈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廣曰周地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鮑以西周即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

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如秦典  
師求鼎章蘇厲為周最章鮑止以嚴氏為賊  
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  
鮑用意雖勤傳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孫鑛曰是  
短文字然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而陽  
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

非有意為  
簡亦只是

豎與焉

豎小使也韓策名道周過周周君留之十四  
堅疑豎字有訛

意畫正

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

讓周

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  
之今已不行於諸侯矣

語之曰

補曰一本客謂周君寡人孤寡不殺知嚴氏  
曰正語之正猶直也

文曰亦是  
辭命但小  
變左氏法  
然意態猶  
方神似之

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

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時周未

分也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  
周若以王都為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赧王

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鎬  
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正曰西周不當  
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  
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  
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  
考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鎬京  
大謬按周紀西周君犇秦周君王赧卒宋  
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西周武公  
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通鑑  
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  
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  
則武公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

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正  
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恐有誤

孫鑛曰其  
附有簡法

然不其錄  
之使簡只

是取緊要  
意書之餘

悉棄去亦  
不緣飾觀

此是所  
正以

注周紀之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

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封公子咎周君

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成楚人正曰此類當因

定其生地不可考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放此謂司

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也

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

地封地以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人

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屠夫空屠畜字同小曰王類

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此健士也此亦左

之言健猶悍也正曰此居中國不便於相國中與國

亦成作翦語語長子者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相國

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上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

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周策謂周最曰

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二十

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

之秦客謂周最以應為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

以收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距凡四十年不可定

為閔王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為太子而東周

又出最名無曰太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

遺也最周之庶子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

國策

卷一

四

孫鑛曰不  
曰其人謂  
亦不作或  
謂雖作謂  
其人起固  
自奇惟國  
策有此法  
總亦是或  
謂意

賂進周最於周進猶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

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

置猶補曰一本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

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字說文同趙策顏楚王楚人補曰最史作聚索隱云最古聚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治氏鐵也

其姓田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

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正

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將死

死而屬其子屬屬同集曰必無獨知言凡有售必使

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

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補曰禮天下未

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周而讓之

於最讓飾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為多巧巧猶最

為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

最也愛猶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

最之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為楚王正曰使眾見之而信

曰為周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孫鑛曰此即前輩小變想各人所記不同又曰勁階之甚奇句精彩雖短篇卓為妙品

劉辰翁曰其着精神

孫鑛曰還作折斷解方峭快若以虧價為折則淡弱乏味矣必無獨知作一句讀最是然不獨謂劍蓋訓其子凡事皆然

張榜曰臣恐句三轉君為二句挺直此紆直相聞之法

國史

孫鑄曰三  
句絕階絕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

以車百乘

濃有邑作  
偶語尤有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

百人

甚敬楚王怒

懷

讓周以其

重秦客  
疾謂

游騰

周人

謂楚王曰昔智伯

晉卿智襄子之孫瑤

欲伐

公由

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公音求字

遺之大鐘

載以廣車

欲開道也

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受

鐘不防

桓公伐蔡也

僖二年蔡姬乘舟蕩公公怒歸以兵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封下蔡

號言伐楚

號聲言也以

其實襲蔡

無

今秦虎狼之國也

喻其貪殘

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

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感之

以二國為惑補

孫鑄曰前

曰一本戒之注

故使長兵在前

戈矛之屬

強弩在後名曰

衛得此長

衛疾

衛行列為護也

而實囚之

補曰一本

周君豈能無愛國

苟便增色

哉恐一日之亡國

恐秦亡之

而憂大王

為楚王憂

楚王乃悅

又曰有骨

雍氏之役

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紀注赧王三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

韓

徵甲與粟於周

徵猶索

周君患之告蘇代

秦之弟洛陽人

蘇代

不其奇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

稍具

君得高都

屬上黨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出而不厭

以國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

韓公族補曰索隱云公仲侈

曰

孫鑄曰仲

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

謂楚王

懷

曰韓氏罷於兵

元作中古

文從省是

原不必改

國策

卷一

九

罷疲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

之得城曰拔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

告楚病也猶以饑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

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

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

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

入猶歸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

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

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周君為

薛公孟嘗君田文也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

楚此十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

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當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

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周去韓仕周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

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

反鄧州縣葉舒為強韓魏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

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

孫臏曰即

不別變法

所謂其交

又曰文勢

楚此十

二年也

通鑑

閔王

韓慶

韓魏

宛葉

今



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不

可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今敝邑周

陰合為秦陰猶私亟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

食勿示秦以弱君臨函谷函谷關名在弘農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

以君之情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

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

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

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

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

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

趙魏韓本晉三卿分秦居晉西不弱而三晉必重齊善齊三晉畏秦故

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

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為

強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借為西周

謂魏王哀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三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靚王三年當魏襄元

年說見魏策此當作聽元作德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

順從三國襄事在二十一年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猶

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

孫鑰曰德字可通

孫鑰曰德字可通

孫鑰曰不字必不可  
又曰而元作也也字亦無礙然而字固勁轉下有又曰攻元作破破字

自可通不  
必改

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廩庫正曰邑落

利元作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

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速東則無賓之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為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補口姚云餘下曾有

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

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所以為之者魏雖

然且盡包二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

而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燕公邑號方城

西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

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

故易成之口楚趙皆輕楚王恐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

因趙兵以止易補曰一本因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

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

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

復戰趙魏隣也魏有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則眾必

劉辰翁曰  
精劣

孫鑛曰以  
不鍊為鍊  
以不整齊  
為整齊此  
文機創自  
戰國今時  
最尚之

復戰秦兵則趙無事

七

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

持猶保

必不攻魏

恐重傷

秦若攻

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

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

講和解也補曰史甘茂傳索隱云鄒氏講

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意按構構購韓世家有亦然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此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

定周也

却猶退

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

支猶拒必因

君而講

與秦和也

則君重矣

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

若魏不講

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

白起敗魏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

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韓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

魏王

罪

以上黨之急

辭之周君反見梁囿

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

而樂

之也綦母恢

周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

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

下而又近

近周

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

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

主也

猶為天子故

而設以國為王扞秦

設施陳扞衛也

而王無之

扞也

無為周扞者

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

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

言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曰是時

魏上黨被兵若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魏王

兩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

孫臏曰其勢有態

孫臏曰其勢有態

形外形即  
外貌也

劉辰翁曰  
韓非多得  
力于此

孫鑿曰三  
金字收句  
是負然知  
有態

國策

卷一

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  
小利謂溫

圍國小多憂其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  
患乃得游觀今王

許成三萬人成守邊也許  
為周扞秦與溫圍周君得以為辭於

父兄百姓云得成  
卒之援而利溫圍以為樂得成公也  
得圍私也必不

合於秦臣嘗聞溫圍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  
上之數周

君得溫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  
之數是上黨

無患周善事魏則趙  
韓必不加兵而羸四十金羸有餘  
賈利也魏王因使

孟卯鴻烈汎論注  
齊人即芒卯致溫圍於周君致送  
也而許之成補  
日

為辭為樂之為  
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  
鄭交惡杜注兩相疾惡據

此則皆當  
鳥故反主君之臣主君稱  
周君又秦重秦之  
所重而欲相者

欲得  
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  
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

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  
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

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  
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

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說  
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

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  
字且

誅矣意其惡足  
於秦也

孫鑿曰  
一善一惡  
是低其說

孫鑿曰左  
若罔利戰  
國為說者  
多此法

蘇厲亦秦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

善巧也正曰又有天命也得之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

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

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

善善善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審曰我

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正曰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

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凡作拘今從史撥弓

反也鉤矢鋒屈也補曰姚一作拘拘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

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

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

攻梁踐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

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嶽屬扶風正曰岍山秦地非此所指高注在周之山南伍得楚將

也將為楚王項襄屬怨於周屬怨於周屬連也或謂周君曰不如

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率正軍之率也迎伍得於境而

劉辰翁曰 隄山射奇 應可掬

都虞翁曰 吾發矢鉤 下句濃至

孫鑰曰前 喻已此 處不無太 務

劉辰翁曰  
攀援帶索  
意語險絕

勿之

君自郊迎。今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澗之楚曰

微滿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

於楚言與得之王必求之。楚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

未嘗得器王必罪之。以其故無以効。欺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謂周君曰：除

道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韓魏必惡之。

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必救韓魏而攻楚。

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

齊秦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周

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

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正曰河南即西周郊鄆考王封弟河南其名又矣周

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周君不入。

秦秦必不敢越河。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

補曰原姚本作應史同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交

讀上恐有  
誤字

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

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攻雖勝不而無傷失

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

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

劉辰翁曰  
小徑也

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饑而宛亡此下皆恃

遠輕近而亡秦饑不能援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

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邾莒亡於齊魯鄒紇故邾也邾曹

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陳蔡亡於楚陳

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此皆恃援

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

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國策

卷一

十三

戰國策卷二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居  
卷首說見前 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洛

陽采邑在鞏漢  
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  
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  
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諡又紀西周武公赧  
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  
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  
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  
豈為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  
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



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為惠公時事邪 赧王非謚武公鮑引宋忠說誤為二人前索隱謂謚法無赧赧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犬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正曰夫

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

自盡盡其心思補曰姚云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夫

國齊謂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

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本大字下有悅字發師五萬人使陳

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

之免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

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而致

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率曰不

猶言假涂

徐廣曰有  
色能然稍  
竟漫而未

又曰戰國  
常語

孫鑄曰  
臺沙海  
定於當時  
然齊人  
必不用然  
着已處正  
在也

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沙海

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

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

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

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

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耳壺昆吾園器醢醢也補曰一本醢壺此文殺次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逝喻

其輕疾漣然止於齊者集韻漣滲流貌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

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

徒正曰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自械器人為卒徒眾也此士卒師徒亦大槩言之耳械器

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

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為大

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耳顏

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

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周君謂周累曰補

一本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

劉辰翁曰  
尚少精采

趙累

三

三

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

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一作戊古字通羈旅也羈旅寓也攻宜

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

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

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

矣不勝則死不如昔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陽之云公

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

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

懼遽効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

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補曰為寡為已之為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反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絕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明楚疑

人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豈不可為齊人耶謂東周君曰

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

孫鑽曰背

字亦未安

須作待秦

反宜陽方

又曰亦是

屬利法

劉辰翁曰  
動色可喜

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今

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

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西周寶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東周患

之蘇子非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

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

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

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聖於

補曰為去聲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

兩國之金也語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補曰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

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葉令向公之

魏楚韓之遇也亦其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

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

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金同意策  
往往作此  
語

唐荆川曰  
數論稿為

君子所不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厲韓史疑卽厭補曰厲正義云烏滅於黠二反謂周君曰君何不

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隣國

往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

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

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與周地將

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

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此亦赧之十五年也周糴秦韓糴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正曰詩

傳糧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君患之或爲周謂楚王曰以

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

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

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

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繆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地故必怒

稱故者特爲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

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爲與國若若

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則合齊者

劉辰翁曰吏字當作莫平聲

蘇厲曰亦是快然

秦一作子

蘇厲曰亦是快然

孫鑿自節

君也。割地者最也。

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

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補曰：赫一本作郝。

將以觀秦之應趙。

又曰：此等文機真難。律之甚如走鑿之珠，不可捉摸。

宋絕敗三國。

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

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三國不敗，將與趙

宋合於東方。

即三國。

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

固則將與宋敗三國。

此應秦也。

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

又曰：則言上以常調論，實有不然而則字。下絕勁。

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賣趙宋。

公何不

令人謂韓魏之王。

韓襄魏哀。

曰：欲秦趙之相賣乎？

此賣何猶欺。

不合周最兼相。

使韓魏皆相之。

視之不可離。

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

之同補曰：離去聲。

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

哀正曰：襄。

曰：秦知趙之難與秦戰也。

難言其不

利正曰：難畏阻意。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

勁趙以兵，使之強。

不敢戰。

難先戰。

恐秦不已收也。

違其勁之意。

先合於齊秦趙。

爭齊。

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正曰：秦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

焉無主其事於齊者。

不可王不去周最。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

合與收齊。

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

而以兵急之。

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合矣。

急之則伐齊無因事矣。

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

齊敗魏馬陵宜為魏仇因此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以國與先生

以德齒尊稱之貴也與謂相之

合於秦以伐齊

貴猶

薛公文川故主

齊閔王也最嘗輕

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

而公獨

修虛信

最本善齊固不以秦伐齊之形

然今相魏魏有

為茂行

明羣臣

明猶示也

據故主

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

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正曰

不與伐齊與去音正

曰與如產以忿強秦

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違秦不伐齊故

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

能傷齊

最之智畧足以全齊

而有變

臣請為救之

此則非虛

無變王遂伐之

秦伐

且秦為齊奴也

為去音言虛為之如奴事主

如累王之交於天下

累者事相連及猶不可此言非

人之情

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此累猶患補曰

為王為救之為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

凡鄭皆鄭人

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

一斤為一金正口正義云泰以一鎰為一金孟康云

二十四兩國語註同趙

復取之周君與之鄭朝獻之

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

孫轅曰生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望字疑

謹謫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賂故宜察

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

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

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

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

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

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其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當作七補曰策隘阨字通此當乙華反周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有人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

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

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

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將秦齊為天下重

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收已也

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

矣今復取秦是周補曰用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輕重字

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孫鑠曰文縱遠而失之輕

劉展翁曰願多飄宕

孫鑠曰句亦生峭然覺太省非正法



宮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

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元

孫鑿曰凡人名所傳或不同戰國人名尤多非能正不必改毛詩且元有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睢此西人下同曰臣能殺之君子金

三十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為反間書以遺之

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又

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因使人告東周之

侯偵侯之吏曰今夕有姦人當人者矣侯得而獻東周其得

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正口古書西周甚憎東周嘗

補曰當作常古通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

東周也宣揚也以惡元作西之於王也昭翦曰善

吾又恐東周之賊也此翦而自計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

東必善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

和東周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子蓋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曰

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

禮之相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矣子因令最居魏以

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

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而逐之補曰史秦

鍾人傑曰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 史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

得之一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

本况弗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

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

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有

齊秦有之正曰有用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亦與趙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史以

攻秦秦怒齊齊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

趙難與齊戰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時事也

秦趙魏合為攻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

趨即趨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

相與以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

攻齊也行猶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

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

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又禁天下之率率

從也謂從齊補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

日率史作變去音趨之也

孫鑿曰亦嫌大生隋

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反禮齊王誰與為

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齊

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秦夫秦此下云急兵以

示秦則無秦齊合則趙恐伐之秦伐故急兵以示秦

攻秦以趙攻齊攻與之齊伐趙之猶其實理同

齊趨齊伐趙亦必不處矣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

已出兵故也正曰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正曰言天下必將歸秦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

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

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

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已譽在

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

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

孫鑣曰錯

劉辰翁曰深字婉

孫鑣曰要

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

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

宮中使女子居之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

曰家仲蓋三取女也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

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

成強言師籍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恭母恢請之周不納並東客

卽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

其卷補曰韓非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

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

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不齊者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齊

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

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公不如救齊因佐

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有秦

張榜曰辯而裁

孫鑛曰肆筆出却是

可附

取其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

唇齒之徐為之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

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時趙與齊隙

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

也令字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割

疑合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

命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

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正曰趙恃

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趙地後西土元作秦之有已秦之所

魏之上黨太原趙地後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

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

大傷故覆元作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是何計之

亦見制復元作國且身危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

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周人一本石作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

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右右行秦官也曰欲決霸主之名不如備兩

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周辯智之士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

士為君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

王應麟曰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于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

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

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  
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邾莒附庸之  
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  
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  
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  
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國策卷二終

戰國策卷三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  
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  
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屬焉

孝公

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  
此爲重今考其舛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

衛之庶孽公  
子姓公孫氏

亡魏人秦

鞅事魏相公叔痤爲庶  
子見魏策正曰庶孽公

子恐非蓋因爲中  
庶子而生此文

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

屬弘農今  
商州上洛

地之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至猶

公平無私罰

續三敘  
辛慶筆  
迅

不諱強大諱猶避也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黥

刑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

傅張榜曰其師公孫賈其師公孫賈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

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刻猶深也刻金

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

商君告歸懼誅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

太親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

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補曰更為臣也

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

時自商欲歸魏魏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

不得故還秦之者

###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贊曰以利合曰從說秦惠王曰大王

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北有胡貉胡樓煩

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

黔中之限黔故楚也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

志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註殺二殺

函函關也見周策

孫鑿曰奇肆有發然語多率易不甚鍊

波又曰佳得蕪時

張榜曰其師公孫賈

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奪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

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

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

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也可以并諸

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進

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今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

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

大臣。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

願以異日，異猶他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

國名黃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伐驩

兜，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攷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

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

後放舜伐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禹伐共工，伐乃流之湯伐

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

用也。作內政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

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奏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日後語注

孫鑄曰語常策亦常

張榜曰孫落縱橫中

具有挺特摹擬極清

奇軍令是也



存錄曰 結音吉此 古韻協也

平有奇 文謂辨也 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

劉辰翁曰 飾同 科程也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

此兩句一 條件也 昏亂 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

法理正曰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 兵甲愈起

理下句文辭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 辯言偉服

言者教令辨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 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

濁 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

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 敢死 綴甲厲兵 厲嚴

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 徒猶空也 安坐而廣地

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

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 迫

也杖如杖劔戟謂持戟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

外義強於內 論戰故 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

下凌萬乘 凌侵尚也 訓強國 誦服 制海內子元元 元

也民之類 臣諸侯 言敵國又言諸侯 非兵不可今之

嗣主 時君皆繼 忽於至道皆昏於教 昏不亂於治迷

於言惑於語沈於辯 沈猶溺於辭 溺謂為 以此論之

孫贖曰 繁而策寡

繁而策寡

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敝貂鼠屬大而黃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也去秦

而歸羸膝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擔通作羸膝絨也正

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揭纍纏繞也詩邪幅在

下注如今行膝卽傳所謂偏也注說下與履躡不倫

而擔囊又履躡履也正曰史虞卿躡躡負書擔囊高

已言矣囊囊也然則此字元作索從此說則上膝字當從巾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正曰黧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

下機縷也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

曰喟大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

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得大

公陰符之謀索隱云陰符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簡猶擇練涼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

未詳補曰高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

抵掌而談抵側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補曰武受相

印革車百乘兵車錦繡千純匹端曰純正曰高白璧

得大

極則後某

張榜曰不

馮困頭之

容有態而

語不甚精

漆鑿曰形

極則後某

馮困頭之

容有態而

語不甚精

漆鑿曰形

百雙補曰璧玉環也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約

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

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

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

也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

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

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式於廊

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先人君之不式於四境

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車

炫熿於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屨使趙

太重為從主諸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補

通桑戶樅樞之士耳樅門牝也揉木為之伏軾車前

擗銜擗挫也蓋猶橫歷天下歷過也庭說諸侯之主

猶庭杜猶杜左右之口塞天下莫之抗匹也正曰姚云

字通仇抗古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

宮除道清汛張樂設飲張施郊迎三十里迎於妻側

目而視不敢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

四拜自跪而謝跪小拜也既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

又曰末教  
句乃一篇  
結構處較

孫鑣曰不  
有數語無  
以馮煇赫  
氣象  
張榜曰忽  
然而之裁  
入叙事漸  
微收煞一

孫鑣曰亦  
味精

國之習俗  
蘓秦之人

品居然見  
矣

孫鑿曰未  
鍊

張榜曰即  
就蘓秦口

切自朝自  
喜作結

古生色

卑也。俗不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

曰此嫂呼小叔為蘓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

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忽輕也此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蘓秦欺寡人。言以虛欲

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故先使蘓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

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寡人

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告諸侯

一之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邑請使武安

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正曰使諸侯請使客卿張

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曰敬受命。正曰起號武安君

五年為客卿一人補曰使諸侯此云武安子必別

之使去聲餘如字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蘓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

年伐楚敗之陘魏許秦以上洛。屬弘以絕秦於楚。使

山在此前九年楚助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秦責賂於魏。責求魏不

與管淺。秦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

以地今戰勝魏王。襄正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

襄正日惠

劉辰翁曰  
多弱字即  
若恩謂以  
弱句義亦

遇猶會 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

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則

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

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遇於境此下有脫

簡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楚怒秦令周最謂楚

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

也句上即高注秦人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

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加好

正曰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二國之遇所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

合也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一本下

楚說正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使景鯉如秦衍使景

二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

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是便計也便猶利也秦王乃

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猶

勢

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

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

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

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不勝魏

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

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地七百里時入秦邪以與魏犀首

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恐犀首或姓名也戰勝威王楚

魏兵罷敵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

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

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

陘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

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後也陘山前一年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萃姚同說秦惠王曰臣恐王

之如郭君郭號同屬扶風正曰北號仲後也此策所指者是也夫晉獻公欲伐

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

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

孫鑿曰  
有境  
又曰章法

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

屬河東大陽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

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

聽遂亡左氏不言其年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

王者之者疑衍未王謂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楚

知橫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與陳軫之智

孫鑣曰此句猶甚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

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來必惡是二人

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

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

與後章益記有詳略存彼可刪此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

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謂陳

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

下知之也本作曰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

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

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

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良善

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

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

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為輪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

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補日情實也輪寫也儀不能與從事

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

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

約纏束之正日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

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補日一本

且安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

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正日故之楚之之往也之楚與否之

之語助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詭相呼誘也補

也下同長者詈之詈罵也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

反了長者詈之詈罵也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不

也久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

長者詭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為取

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日許我詈人云云

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

又曰當作

與楚乃順

然楚舉亦

通

又曰詈長

書



孫鑄曰改是然以國輸楚王亦自可通

按軫一時之言也記者曰一

半却於秦至口中我

還一半另是格

孫鑄曰登

何固有致

又曰末二句於上稱不接疑有

晚誤然無其大不通

或疑古文不指處相

後不可為

張

詭切切不

用前後視

翻而情事

廢然

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

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之亦猶於軫出張

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

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

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

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

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

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

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

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

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群者也補曰大事記顯

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止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義渠君曰願

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亦炳

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炳即藝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

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

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

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

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

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

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

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內成、臯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懷州

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

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

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

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

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

後而不敗、故略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

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補曰轅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

贊云轅轅險道在緱氏東、當屯留之道、屬土黨、補曰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正義云屯留

潞州縣道、即太行、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亦河秦攻

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補

張儀自車  
信透文氣  
爽

孫鑄曰西

陸國戎

狄之長

河班馬皆

用之而意

察別

曰周主 謂二君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

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

之長也敝名 補曰一本 勞衆不足以成名 伯王 之名得其

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

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

視也故 爲反義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

者務廣其地務趨也正曰 務專力也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

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 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矣今

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

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

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 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 兼有之故蘓秦

名實兩附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補 曰一本西海新序同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

韓劫天子劫脅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

義之名韓無罪而伐 之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 有尊周

又曰卑危 守其階

孫鑄曰勢 最活潑

又曰卑危 守其階

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接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為句亦奇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字

恐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

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表合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章同義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謀之奈何張儀曰王其

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

過唯儀之所甚願者臣為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大猶敝邑之王所甚憎者衍亦字亦補曰疑衍無大大齊王閱唯儀

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

又曰無大字新蓋用接大字為奇其實自周易莫大

其憎一作其甚上憎者下元衍亦字下甚憎上一本

無所字  
孫賓曰是

快不可當

張榜曰夾

起兵通今

孫賓作沒

孫賓曰於

辭長足動

敵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

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

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

必為王役矣役言為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

報曲沃之役楚之患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

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

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

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

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

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

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

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

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

儀王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

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彌口無言集韻彌止

也通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

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

又曰史作

商口

又曰死盡

情勢

孫賓曰無

一語不快

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

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

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

直為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

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

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口今

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

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

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楚國不尚全事言無所喪

補曰高注事一云乎乎字是王今已絕齊而責歛於秦是吾合齊

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使屈

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高注楚

邑故楚之土壤上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韻僅計劣也

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子為為臣之為與使者

使齊之使並去聲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講當從媾讀說見前王使陳軫之秦秦

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補曰高注軫元仕於

口便來得親燕

孫鑛曰史記此處有發口字與

張榜曰末數句結得彌健

秦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故子棄寡人

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為寡人

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

楚先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曰王問之誠病乎意亦

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

言有以知之又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

吳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爭

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與之說有傷也補曰索

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以饑餒

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

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

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

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

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

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

者難恃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

子鑿曰計  
下可刪  
形而搖  
之知射覆  
果知而迎  
之知逆客

孫臏曰引  
三事俱佳  
劉辰翁曰  
又知猶安  
爭元竹詩

熊  
言有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

如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於韓起樗

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

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

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

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魏若

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張子

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

秦資之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

貴重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張子謂秦

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今

身在楚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

也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

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

猶妙

明



樗里疾出走補曰為然之為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請秦王曰補曰請當

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處者言非人必害之

家有不宣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今漢中南邊為楚

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天

下有變謂害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

楚和殺次也楚必昨天下而與王昨猶王今以漢中

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魏章首元無為字補曰姚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

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

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

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說魏王哀正薛公嬰公叔也

曰臣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以與

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

誅持其項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

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臣請下十六夫楚

王懷之以其國依再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

也此三人之辭非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

說冉者故名冉此下乃說

今元作本  
孫鑣曰即  
作則傷案  
齊通

張儀時和

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也是令張儀之言為

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令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作於禹也而

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事公不如反公國謂秦

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冉何如觀三國

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

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

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

時相魏為儀請亦所以為魏魏亦重冉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鄭正義云又

家於盧號盧醫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日之下除之未必已也

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

砭也所以砭彈腫腫正曰此亦木高注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投棄擲也曰君與知之者

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

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

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根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窺

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山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

國策

卷三

三十一

張榜曰宋段文勢甚妙

孫鑿曰此也字大有

厚補

孫鑿曰篇法

扼之也故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甘茂對曰請之

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輔行副甘茂至魏謂

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

記云壽武王所親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幸故茂以諉之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墮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

地也此秦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此屬積之久矣二縣財名為縣其實郡也正曰

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

者是也魏惠後七年方考公南鞏時并小鄉為大縣

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

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

千里一本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

兼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

山縣漢中天下不以為補曰然氏云錢多張儀而賢

先生文惠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補曰見三年而拔

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

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挾韓

貴人言  
翰是京  
文章一天  
機括發

元后服膝之歌

之命

於詩之比

禮下至孟

荀莊列文

章奇特處

亦多是文

章聲喻而

此策尤其

善用者也

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

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

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

定公仲名朋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費人有與曾子

別韓侈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

同名族者也族姓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

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有頃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

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

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則慈母不能信也

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

也疑臣者疑之不適三人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

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

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虜里疾公孫衍二人在

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

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

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正馮章秦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懼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

孫鑄曰只

石簡妙

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

謂秦王曰王逐亡臣詐為因為楚王曰寡人固無他

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君

將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

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喻也今攻宜陽

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而公仲元作中

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王曰一本作無

茂是蓋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

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一本鼓之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為

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

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

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時

劉辰翁曰

國策

卷三

三

助韓兵。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楚言與在韓後，猶相疑故自相制。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

周，得之是以九師御甘茂也。抑按不然，秦攻西周天

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

一本作未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

魏補曰：需即儒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

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

暇與語，將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于甘茂之吏道而

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伐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

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

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

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

孫元作邱大事記前作市是

助韓兵。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楚言與在韓後，猶相疑故自相制。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

周，得之是以九萬御甘茂也。抑按不然，秦攻西周天

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

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韋柔附。

需即儒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

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

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于甘茂之吏道而

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伐

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

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

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

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

抑元作邱，大事記前，作市是。

逐衍也日告人足矣必不告  
已補日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  
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

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闕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誅於楚誅誘也若休則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鬻魏之

言告魏秦鬻魏鬻賣也如賣友云魏補補口恐不說而

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

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正曰歛約也勝而

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使隣國服從今王廣

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

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

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

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

率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吳王夫差棲越於會

稽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哀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為黃池哀十一年



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無禮於

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遂為句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

王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

孟津在河內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年身布冠以喪禮自

也居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三者非無功

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言徙兩周之疆侵

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黃棘秦紀

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不地正曰正義云蓋在房襄二州而韓楚之兵不敢進

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

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

士濟水在溫西北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

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六

依猶據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

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

弱以得援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齊宋在繩墨之外

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天有星曰

此言魏韓得之正曰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韓

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

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必

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補

秦王與中期秦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中期適遇明

君故也向者遇祭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

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 振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且之齊出關遇蘓子代也

侍燕太子質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蘓子曰

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遣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

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

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

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

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蘓子曰善

孫鑠曰悍

人也中期

為句

孫鑠曰亦

是辭命然

隋幸却亦

於幸處見

態

張榜曰扞

情懇惻

孫鑠曰謹

所簡隋

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士非恒士也恒常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殺塞谿谷地形險

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質集韻贊與

也言多持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

鬼谷注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

在陽城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

亦重茂豈非游說也迎之於齊補曰姚注甘茂辭不

之上卿以相迎之齊錢作以相印迎之

往蘇子元作秦偽為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

謂齊補曰姚注王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

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

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畱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

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

與鄰婦合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遽以名

字加之者秦獻則楚人為芊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辛

補曰當作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芊

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秦楚

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

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辛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

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

王謂樓緩趙人見樓便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補對曰割河東大

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免元作免補曰策此父兄之

任也謂公王何不召公子池正曰池即他而問焉王

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

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三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

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王又曰惜矣吾愛三

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

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猶

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緩

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

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新其主

之術也

孫鑛曰

逸有天然

張榜曰甚

越捕情語

以而辭語

下三國字

補

孫鑄自展  
隋書

薛公田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

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以濟天下

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

齊讎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爾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

志於冉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

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

破管強晉謂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

重則故欲取齊與晉敝邑薛公文舊封而屬齊

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晉必重君以事秦是

君破齊以為功採晉以為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採字訛義不通破

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二秦之齊

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攻是秦攻齊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

必大窮矣

泠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

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

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

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

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

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

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

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補曰此連下有缺誤於除宋罪

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為苦除解免也湏殘伐

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曰湏殘字有衍誤

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秦陽君定

封說見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等也此言

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而齊之德

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補魏東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交爭韓

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

補曰索隱云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沛北有甘魚

之口王應麟云左氏昭十三年傳次於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權懸宋衛言較

其重輕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有河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

年會於鄆史作甄此言二國如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

齊邑爾補曰鄆本濮州鄆城日恐非此越句踐國諫猶禮之秋官肆諫富擅越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

句正指楚

生階

往來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正曰越有三皆屬楚謀徒謀賤稱此言楚之強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正曰此句與策

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北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如此義指乃通支分方

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壤肥也言肥沃如之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

在秦漢之間正曰西都咸林鄭舊封去方城遠新鄭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

起是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補策惠文十三年此二秦

王欲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入此求相韓魏韓

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

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

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

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

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

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藍田屬京豈

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

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

孫鑿曰  
其門切

邑也尚可得而况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

今三國之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則楚之應之

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

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

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補曰姚注秦愈不敢出畏三

此又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兵必有功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

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一本衍

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

所適屬也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二年即楚漢

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

次之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則上黨秦之有

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

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已珉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

從之此魏人也故必事秦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補曰

正曰已字句一木欲以齊秦臣請為王因珉與

困薛公劫魏而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臣請為王因珉與

佐也因二人可以魏懼而復之友齊負芻必以魏歿

劫魏困薛



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德秦

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

兵必出白

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

不能

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

公不若毋多

謂專志於和母他務也

則疾到

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趙字不爾補口語不可曉有缺

誤魏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懸

華陽亭多在密陽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

陽武

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

質

齊公

趙王

惠

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

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

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齊背二國

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倍之為不義

以告敝邑

告以而賜伐齊

之二社之地

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制

以奉祭祀今又

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

四萬大國裁之蕪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

孫鑰白語勢猶近左氏

魏曰景  
勁而護淨

之元作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

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

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

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夫齊罷

國也能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

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

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兵則晉楚

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

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齊人制懼晉

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齊先伐

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亦

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伐秦為之頓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

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

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與出兵而懼

張榜曰轉  
魏其延發  
即帶作收

通翔往復  
其人辯才

又曰雖分  
作五節其  
是非

其得後

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

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

齊矣。穰侯傳有補曰。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冉別封也。越記。洋陶令濟

陰定陶補曰。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

成陶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下。補曰。姚本。率之朝。天下

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

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

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為。

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

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固天下之力。伐

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田單破燕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

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燕相。詩

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姚本。作書云。吳不

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燕代為齊。說燕噲讓

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云。於是燕亂。齊伐之。

國策

卷之三

三十七

精覽

云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此

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而從齊

齊秦秦元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

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

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

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

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

萬乘之為去聲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

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大受其敝不如

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

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物至

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而反至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基是也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

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王

孫鑄自此自是有名  
六篇絕奇  
附而加暢  
得明爽  
又曰辭氣  
雍谷不迫

國策 卷三

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

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守事於韓守猶待成橋已

元作以正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

地以下言取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

魏地也燕入秦必割地予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社補曰姚本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

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

代日決宿胥之口魏無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楚燕

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雲翔而不

敢校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王之功亦多矣王

休甲元作申無休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

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以臨仁兵臨之

丘元作兵小黃濟陽嬰城地金屬陳留嬰猶繁而魏氏服

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磨之址後志當陽縣注荊州

胥所造正曰濮磨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春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

是新序同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

彈盡也

董份曰嬰城言守也

張榜曰濮瀾瀾而

是新序同

三十九

三十九

之誠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疑守城史誠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恃元作材史作仗甲兵之強元作壹毀魏氏之威

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正曰從乘字義明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

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

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

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於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縣吳見伐齊

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

王逐北至是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

前沒猶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後也吳之信越

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兖州博遠縣還為越

王禽於三江之浦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

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之殺智伯

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而

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臣為大王慮

而不取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

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從此觀之

又曰再翻 應 孫鏡曰重 說 又曰冷語 宛轉

張榜曰分 兩段作波 雅 孫鏡曰平

楚國援也鄰國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

兔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兔

之人心難知或可忖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度補曰躍以灼反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

矣無焉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

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虜獲也鬼神

狐祥狐之為妖者正曰史狐傷是新序作潢無所食

無人為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

之依也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王將藉

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

疊一句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

新序同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

三

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

之蓋躡秦楚之兵補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

兵而攻留屬楚方與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

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

獨攻秦與楚戰不服救七邑及泗水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

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無於字楚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

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

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

而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楚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

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注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舉衆而注

地詘令韓魏詘猶反正曰魏句詘命令於韓魏歸為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尤甚

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姚元劉本作以臨韓韓必受首言其

服而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曲之利圍繞韓請誅

必為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補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

釋曰應字平声亦

可通

又曰割利

蓋

餘屬

沛

水入淮魯國

沛縣注入沛

獨攻

魏於中國而勁齊

以校於秦矣

負與抱

得地葆利

而詳事不吏

一年之後為帝

帝有餘

而注地於楚

地詘令韓魏

歸帝重於齊

楚合而為一

服而王襟

張榜曰又

昨一轉

下文勢所

難辨語更

應上葆利言

楚制

注猶屬言地廣

正曰注瀉之注

補曰史

作樹怨於楚

新序同姚本

一舉衆而注

詘猶反正曰

魏句詘命令

於韓魏歸為

帝之重於齊

言齊韓魏皆

強而齊尤甚

元作臨以補

曰姚元劉本

作以臨

韓韓必受首

國策

卷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同成元作鄭梁氏寒心戰懼許鄆陵並屬嬰城上蔡

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上有而

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

主注地於秦元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歛是

王之地一經兩海東南正曰索隱要絕天下也要謂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燕趙

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

序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

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鳥重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魏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歿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

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為廊郎中今秦官郎乃其

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

職已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母議臣於君願君

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

良趙簡子御駕云取千里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

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

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

張榜曰以  
韓魏齊受  
作三層

經元作任  
一作注

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駝在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

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也故繆牽於事

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

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不釋塞者障

之於下是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

不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難去聲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睢音睢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者

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

其官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致當其職焉

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

道利猶若將弗行則又留臣無謂元作也語曰人主

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

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嘗亦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

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得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曰姚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絲梁有

又曰不詳 情事只以 塞語見奇 又曰起虛 還

孫賓入 神苑

又曰 正身舉動

曰此下 是此是

又曰此語  
又曰此語  
又曰此語

又曰此語  
又曰此語  
又曰此語

懸黎楚有和璞下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失  
不能別之故下和三則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

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昔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  
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獨榮也獨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

改已補曰雖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豈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同補曰闔史作

關元作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將賤而不足聽

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即策非若

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

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

王稽說日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使

人持車召之雖傳有補曰為其之為去聲說之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曰一本寡人宜以身受

令矣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魏王四十四年秦滅義

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 寡人日自請

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

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睢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

見范睢見者下見賢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博雅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間隙也正曰秦王復請

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跪長先生不幸教

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

俱南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

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

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願以陳臣之

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对者是也臣

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

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

張榜曰寫得有先

孫鑛曰此交應擊

又曰文無詩在咸縱逸之甚更讀不住

又曰甚有頓挫

張榜曰寫打動主心

不備曰真是奇肆

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

又曰天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比不其漆瘡腫若癩然厲賴音近古多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

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

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

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

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橐夜行而晝伏至

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

制同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水卒與吳國闔閭為霸

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

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

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

輿漆身補曰姚云一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

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唯所能知鮑

順文為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下見臣盡忠而身歷也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即就也補曰即一作解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聞惑

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

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

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

恩溷同亂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

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龍

蜀隴西有隴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

而逐鴛兎也鴛言其不俊補曰姚本霸王之業可致

今反閉關補補曰史閉下有而不敢窺兵於山東

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

願聞所失計雖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

測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巴少

之悉出非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越人之國而攻可

孫鑿曰蒙切無間語有起伏有宜也

孫鑿曰不百字而六先王字五寡人字二先生字意出自是一派清要

雄勁

又曰齊遠  
政害

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閱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曰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

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卒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

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珍乎且

昔者中山元作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

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

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楚強則楚附楚

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虛王曰寡人

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

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雖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

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於可也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

於

張榜曰一  
句得秦取  
天下要領  
孫鑛曰趙  
近攻利

孫鑛曰趙  
實展轉

文曰微首

尾清動是  
鍊意鍊格

之文  
又曰句字

亦未嘗不  
練但以實

德見附錄  
銀之方未  
盡不無着  
可增損者  
耳

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邢丘拔四十四年而魏請

附曰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

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

姚本此下有王補曰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曰姚云不

聽為之奈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皋之

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

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滎

史同是時宜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

也王曰善此刑丘被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睢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四年拔邢丘史

拔邢丘後睢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睢

之謀也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

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不聞其有王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補曰正表云華陽亭名

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蜜也故戎又號新城若涇

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

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

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

有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擅專能專利害

孫賓行三字史同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

入曰以下

文勢相擊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

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自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

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

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侯所制補曰下章制以竹六寸分而相合

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下章

利盡歸於陶國之幣中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

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禡之正曰披折也普靡反披其

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

非必逸詩古有此語耳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

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

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減主

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昭亦

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

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

管字下得  
甚古李斯  
傳管事二  
十餘年今  
用便為權

陵走涇陽於關外

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雖傳雖相在昭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

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芋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芋戎公子市公子

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

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雖傳有補曰雖欲言太后穰侯先已

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雖恐故爾則未然而也雖豈

應侯謂昭王曰

補曰秦紀應侯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為太后養地應於陵反亦

聞恒思

地有神叢與灌木中有恒思有悍少年請與

叢博

局戲也六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以神靈不

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

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駟曰投投瓊

右手自為投

右強而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神三

日叢往來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

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

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

瓢而趨

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

然起

孫鑿曰

論已絕奇

而敘得更

灑落有風

神描寫絕

工

又曰連用

喻甚快逸

孫鑄曰  
用之句  
下亦稱  
有錄

又曰以下

稱燕

與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

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稱比國於瓢

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

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

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

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

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

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

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其輔外布輔謂股而元作治

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

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

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

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母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魏齊魏相孰與孟

嘗先時魏相芒卯之賢不言魏人魏亡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

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

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中期武王時已

是四十四推琴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

五年矣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

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

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以灌晉陽城

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聲韓康子御

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

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

河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不

正語以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踵肘足接於車

上而智氏分矣身歿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

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

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魏子患之庸芮秦人正曰

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

張榜曰情狀如見

孫鑛曰此下更精

又曰今人文字必但

以履對肘足矣此後

出躡其踵三字雖未

可定為法然姿態

可也

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

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一私魏醜夫乎

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日為魏之為去聲

秦攻韓圍陘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鄆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

此四十年也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

十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

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割元地而以

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

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

者盡可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

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

鯉人辭曰

辨所至

鋒不可當

張榜曰景

法其佳

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

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自以賢顯名

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正曰趙記書公子成李

兌非平原也平原原字必有誤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

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巴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

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按之一骨

輕起相牙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高會高誘注大會也

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

謀人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

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

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唐睢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

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服虔曰

馬服官名言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曰然曰補

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年十月曰然曰補

劉辰羽曰  
沉快可詭

孫鑛曰意  
甚奇寫得  
亦陡頓痛  
快

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

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

又郢禽馬服之軍不亡雖周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召字呂

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

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

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鄧補曰上章秦攻韓圍涇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涇汾旁十年秦擊

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

趙馮亭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

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

趙作所得  
長之幾何

一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地求和因以為武安功是

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

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

邑以和武安君於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部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曰

公子愛子也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戚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

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為

鍾人傑曰  
非壽

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為梁餘子同也。司

注可任之餘為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

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嬀子之母弟也。呂

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

注不應丁夫為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

是雖入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已

亦若東門吳乃即與為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子同

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恐

死此時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

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也。問其

然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

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

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作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

逆言其國小，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

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

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

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國都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

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集韻：俸

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孫鑛曰：屢字有風致

又曰：文從字順，極

又曰：四



語其禮後  
邾亦有致

後志滋氏有長平亭在秦軍大克克趙趙軍大破秦

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榮者

相饗鄉人飲飲食舖餽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

從食鬼聲以靡其財集韻靡糜趙人之死者不得收

傷者不得療治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耕田疾作

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

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

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

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

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

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

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

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

年取鄢鄢在郢州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徙

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補補曰當有卒不

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十四大破二國之軍流血

漂鹵鹵櫓同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

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軍補曰姚

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

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

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

諛諂用事。良臣斥疎集韻斥亦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

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廢梁焚舟。以專

民。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掠於郊野取也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

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

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

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孤正曰韓勢孤也不欲先

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

以爲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

以持。元作待韓陣。持未交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

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

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

蓋自情  
事如指掌

孫鑄曰辭  
煩而不甚  
精多口頭  
語正與漢  
章疏相仿  
但比漢較  
快和耳

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以振震同

服遂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口長其

幼小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

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

質正曰推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

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

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正

左傳謂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

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

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

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歿傷者衆。而

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

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

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

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

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下撫其

劉辰翁曰  
俯仰甚行

困策

卷三

六十一

下態

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  
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  
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  
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孰若  
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  
國不可復完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  
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  
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滙言名論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  
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  
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  
姬曰姬母也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內某士  
內私之也言姬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猶  
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猶  
言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  
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姬  
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  
龐葱所

國策

卷三

六三

稱十夫。採樵。採屈伸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

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

反。摯稽之副也。雖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

范雎。稽始薦雎。雎後在稽守河東。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秦在東

開罪於魏。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

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

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惑與罪

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

是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

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

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

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

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

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

女從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

孫賓曰亦  
是辭命調  
法

孫賓曰亦  
是辭命調  
法

附之正日地既廣矣民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不樂其後之復有事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正日大功不再復於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  
靜無事

兵終身不休力盡不能怒趙元作趙怒必於其已邑戰服

使為趙僅存哉言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

已邑趙怒必於其已邑戰服

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服民未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功大

而權輕者地不入也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

因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而不止言之故過任之事

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無已之求君不得於

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乎

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

蘓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

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二人欲為從故云然豈獨田

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

孫轅曰作趙怒是言通之怒但能行於其處邑而不能於境外易易所請和用行師

孫轅曰此下氣勢跌

國策

卷三

十三

言世主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指罷楚罷音疲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正曰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元

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字為齊兵困於殺

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十年攘

地攘推也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而齊為虛

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

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夫齊

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正曰齊宜強

魏宜亡而反僅存何也故下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

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精兵非有富

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司馬之慮也司馬穰

言之耳非威宣將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

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合從為一正

可成下文從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

如刑名家孫鑿曰言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白

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

孫鑿曰言  
白馬實是  
氏所以好  
奇者生出

非馬之論皆為白馬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齊

不救秦人去而不從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不識

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

正曰亡其前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補曰

有解不必注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

不可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敗正曰

行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田單將齊之良以兵

於封內言不出戰所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

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補曰二十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

張儀補曰誤當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

西周謂齊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

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

勝不當即上雖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

罪裁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連荆楚也始皇諱

其父名故稱

許多字面

非馬以論從必不可成所以卒爭言為從

正與前必於已邑同

收處亦稍單以齊田單收亦是

又曰起語亦平常但看二當死字便奇峭

勝不當即上雖然

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

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連荆

其父名故稱

許多字面

勝不當即上

雖然

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

罪

臣聞天下

陰燕陽魏



曰荆知此書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收餘韓韓

弱多喪地今從人連結之恃以為固成從將西南按南韓作面以與秦為難

存者其餘也是下文有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薛子作二臣聞之曰以亂

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

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困倉空虛困圓廉

注圓曰困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正曰平

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聲亦通補曰韓白刃在前斧質在後

誅不進戰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曰韓非元

正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

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

無功相事也姚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

寇也聞戰頓足徒裼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裼袒也

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補斷死於前者以死此

比元只是也正曰韓作皆是此蓋皆之訛夫斷死與

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都玩而民為

孫鑿曰大  
約規模范  
雖但范簡  
此繁范虛  
此實范隱

此顯

張榜曰文  
氣如决文  
情如環

注圓曰困

方曰倉

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

誅不進戰而皆去之不能死

正作非

其百姓不能死也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

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

不攻耳

無功相事也

姚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生未嘗見

寇也聞戰頓足徒裼

犯白刃蹈煨炭

斷死於前者

比元只是也

正曰韓作皆是此蓋皆之訛

夫斷死與

斷生也不同

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都玩

而民為

又曰文氣  
最雄勁音  
節鏗然筆  
力縱橫馳  
騁不可捉  
摸古今文

如此者亦不多得

係鐘曰邢

子才云天

下書安能

盡校因其

誤而思之

更是一適

此論於國

策甚宜

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補一可以合十。與敵

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

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

數十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秦之號令賞罰地形

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以

此與天下。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

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士民病蓄積

索。索盡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

成。此無異故。他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

昔昔者。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齊南破荆東破

宋。閔二十八年補西服秦。荆秦事北破燕。十五年正

伐燕取之。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地廣而兵強。戰勝

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令天下時未濟清河濁。補曰

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涉上有拘城

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蘓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

即鉅。光。意。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一戰不勝而無齊

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

奇階存亡

處亦見其

其工平易

亦見其腴

率處亦見

死生在此

一舉當是  
構思其試

而就者其  
心甚苦其

睡徑其  
尋透此

文字始妙  
又曰中三

折  
又曰有波

有勢

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洞庭見楚策江荆王項

亡走東伏於陳見白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拔其國如舉起傳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

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

王之名可成也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救亡國聚散民立

社主為木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

已無補曰韓無作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北志此密

親而軍華下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破之

兵至梁都元作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梁以都言郭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

魏全國也與國故舉魏則二國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

通補見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

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

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是故兵終身暴

又曰此段  
却簡想此  
策此時已  
經說明不

必改  
字可通不  
必改  
又曰韓作  
荆狐疑亦  
自有致

國策  
卷三  
一百九十四

直行

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注為露耳故高霸王之名不

於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維民

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

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

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上非能盡

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士

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大王以詐補

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

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

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

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滹沱河不戰而已反

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呼沱元作以

北補曰韓作中山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然則是

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補曰則是一舉而

壞韓蠹魏蠹者病挾補曰韓荆以東補曰韓作東弱

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以流補曰韓魏氏

因策

唐順之曰  
韓勢雄強  
有力

深鑷自正  
在洋間忽  
變出奇波  
繼若遇物  
賦形實亦  
有意作之

孫鑲曰只此四句同

劉辰翁曰地西弟也

又曰不點

魏霸王之道四却

翻作秦

流猶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韓作大王拱手以湏韓

垂拱以天下編隨而伏補曰以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

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是謀臣之拙也且夫

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同量秦之謀臣一矣

乃復悉補曰韓此下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

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補曰韓作天下固量秦力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補曰韓大王又并軍而致

與戰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大又交罷却趙俱罷兵

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

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豈其難矣內者吾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

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紂為天子元作下補帥天下將補曰一百萬左飲於

淇谷河內共淇右飲於洹水蘓秦傳注淇水竭而洹

水不流亦竭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

亦奇

又曰三語

得暗合

子字亦改

孫鑲曰此

氣行餘

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正韓作莫傷智伯

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決水灌之

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城且拔矣襄主錯錯措同

日錯韓數策以著占兆灼龜折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而三國中孰而使張孟談趙之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

之約使韓魏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

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

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刑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

以舉補曰韓破天下之從一舉舉趙亡韓舉猶臣荆

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

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

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狗

於國狗行以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

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

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扇於涂人奪之

孫鑿曰到此處思亦竭奇亦窮

孫鑿曰此樂機軸好

齊譯殊草

曰高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王

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佯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

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

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

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

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

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

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

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

而後相楚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

國策

卷三

七十三

國策

卷三

七十三

國策

卷三

-5 150 35 890" data-label="Text">

七十三

孫鑿曰開曰道破以下却放寬去

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而矣

軼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盡公不還私還反信賞

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蒙怨咎集韻

蒙覆也蒙冒同軼嘗刑太子日素悻通誠也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則

之傳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軼之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

不顧元作固補日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悉忠而不解

解懈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多功而不矜富貴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

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

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

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信五是有忠臣孝

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賤之加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

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因曰商

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闕天

孫鑿曰此  
史記滅精  
神



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補曰姚本以君臣論

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

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

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

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挽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挽或

作批又廣地殖穀殖種也富貴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

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合諸侯一句

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

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

元作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

太史敷豈君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歿於庸夫此皆

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

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

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補曰史

務鍾巨逐  
二審問

又曰史記

此處尚有

與一問

此處

有常此

卷三

十四

孫鑿曰前引高君吳起大入陸此特增一白起更足動心

此下有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

殺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

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

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吳起為

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

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成大臣射

刺起大夫種為越王墾草泐邑墾泐造也僻地殖穀植

同 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

此有 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桔而殺之桔戛同轅也蓋逼之

楚記言賜劔死補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

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

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

投大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補曰姚本有

此字 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決羊腸之險

張榜曰出此一著極

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棧道

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補曰史於於蜀漢使天下

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秦秦人如時補曰史作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

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

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亦松子

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

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

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

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應侯

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

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年

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東

所邑補補曰姚云一秦十餘年事補補曰史昭昭

與本有居字史同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秘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

田蕪衛曰  
棧道千里  
於蜀漢不  
必補  
張榜曰警  
策

昭王子元年辛亥  
周亡於是六年矣

漢陽人

屬東郡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子楚初名

一本紀與史記呂不韋傳互有詳略可參看

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幾曰今力田

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

遺猶詒世

父波瀾住史記所無

後

願往事之

事猶為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

趙地缺補

又曰史記有吾門待

曰字書無廓字龍

故往說之曰子侯

異人異母兄

有承國

子門而大語甚佳

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

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

託於不可知之國

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

糞土

棄灰且賤也

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

初太簡史記敘曲折

謀事求歸別句

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

詳

王后

孝文后華陽夫人

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

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侯

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

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

一日山陵崩

山陵喻高且固崩喻灰

太

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灰今又不如

僕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

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正曰以太山為四維

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

亦明快然

是戰國常

又曰此語

史記所無

卷三

七

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

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

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

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

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

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

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醫計留本是

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

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德施講好

於趙正日講即媾字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

猶謂宮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

車晚出鄆趙欲殺子楚子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

楚脫亡歸與此駁服楚製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

以說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

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

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止宮乃留止問曰問政事

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高紀五年注陛者趙之豪傑得

陛下嘗軻車於趙矣云云軻碾車木

孫鑿曰兩

語甚快史

詭所無

又曰史記

有使姊說

夫人語甚

佳

又曰此下

事情皆史

記所無

又曰意態

妙

又曰史記

但云子楚

不言更名

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及國皆西面而望大王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

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奇其計

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

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

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

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駁

###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莊襄王楚立四年死 無策始皇帝呂不韋 姬所生生於邯鄲故姓

趙氏名曰趙政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補曰姚本此下

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

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

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

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

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

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

鍾人傑曰 策與史詳 畧處各有 妙境殊可 深味

孫鑛曰清 厥

臣行之文信侯

元作君

此去曰

補曰姚云曾作曰去語勝

我自行之

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

乎正曰無稽

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張唐曰卿之功孰

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

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

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孰於秦

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

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起傳言賜劍

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

因孺子而行

因之請於文信離孺子童子

今庫具車廐具馬府

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見趙王

悼襄

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

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

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

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

孫鑛曰

穩一穩情

狀宛然

取接曰再

復一問便

然

孫鑛曰三知之三聞之相應

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

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土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

什一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

下有有補補曰一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

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推耨

之勞鈔莖耨器耨器補曰徐按詩傳鈔也而有

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

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

悻然而怒悻艱同語色艱如也補曰頓弱曰山東戰

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

章又通嫪毐人告之王誅毒而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

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

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

孫鑿曰

但頓弱

頓語少便

稍查京

文曰吳錯

貴粟所自

孫鑿曰

秦無實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卽韓魏從補曰一本而

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

則楚王秦帝卽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卽王雖有萬

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

將相北遊一本下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

齊補曰一本此入朝四國畢元作必從齊魏燕趙也殺

曰言齊矣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

此要終言之彪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適之

魯連視之蔑矣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

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

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若何若猶舉左案齊言舉兵

齊下按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正

也又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築剛平趙

正義云蓋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芻牧薪採芻草也

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

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

隋且有也

孫鑛曰夫約亦是附

勁

國第

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注不明此強而節入質贊通即下文抱質孟子傳質是也委致也

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

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在後因

退為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澤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

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亥稱夏王

雅反禮注夏赤也孤乘夏篆非天子之車天子天下皆

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也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本

地兩分國家大危八字也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贊同羔鴈之屬也請為陳侯

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

王馬陵之役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避始

之徐州伐齊敗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

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水注申諸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

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也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

通平際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

擷擷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委南聽罪委去南

正曰聽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

乃齊釋不攻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積薄而為

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

唐順之曰  
以奇色

國第

卷三

八十四

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

絕句

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

荆齊燕代見下文

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

財力

困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

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

元作安

其兵乃資車百

乘金千斤衣以其衣

以王衣衣之寵之也

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之

以王劍賜之以為舞時用正曰劉本作帶也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

孫鑿曰二語有色

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歿也知之曰

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

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

正曰無考當從舊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

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

補曰一本此下有國之寶三字

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國卒也嘗

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父死子繼曰世

梁之大盜

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

厲礪同礪

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

孫鑿曰格

又曰賈  
餘

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

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云云即陳軫之

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

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

良將紂聽元作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

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朝

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子良之逐臣未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琊西海

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讎售文王用之而王管

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鄭為鄙蓋鄭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

疑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賴上人嘗魯之免囚

見莊二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

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穆公相之而朝

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

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

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

誹詬辱醜天下補曰姚注曾

功也補使若卜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自

見莊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

又曰文公  
事亦是變

係鑿白聞  
是蓋一  
有所聞即  
殺之

又曰此一  
何即變

又曰亦以錯見

察其為已用

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

故可以存

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

者八尺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

無功而願賞虛

願秦王曰然乃

衍可字補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高誘妄人

也註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

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

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嘗伐燕而之譽之復實

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于後人也

戰國策卷三終

文水丁卯

文水丁卯

文水丁卯

